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

### 八、會佳賓茅屋驚黑老 敷妙藥轉眼易妍媸

鐵笛子知旺子依戀自己，年幼天真，貪功好奇，恨不能時時刻刻跟在身旁，此舉大非所願，溫言笑說：「徒兒不必失望，以後隨我練成本領，照你平日心志出去救人，應辦的事不知多少，好些艱難困苦、驚險新奇的事都要你去經歷，只恐你到時還顧不過來呢，此時忙它作什。」你既說有恒心毅力，莫非兩三年的光陰都忍耐不得？我實是人單勢孤，雖有兩三個好幫手，還未通知他們，把你帶在身旁諸多可慮，一個不巧於你反有大害。我此去一半便為尋人，明知你不願意，也只好如此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門外有人接口道：「這倒未必，鐵老兄你也大怕事了。」

這時天明已有半個時辰，山村人家俱都早起，山口外鎮上又當趕集之期，路上早有行人走動；因是雨大，秋糧業已收穫，除卻必須趕集的土人冒著大雨，踏著水泥急溜，肩挑背負販往山口湧去而外，人家婦孺沒有什麼事的人都守在家中不肯出來。

旺子昨日被擒，雖早哄動遠近，左鄰王家是自己人，右鄰相隔尚遠，人都怕事，見旺子破窗裡面蒙有毛氈，房門緊閉，門前還隔著兩片水塘，均恐連累，就避嫌繞路蹈水，儘管不平，無人敢於多事。

王老漢早有防備，翁媳店伙三人輪流守望，見人一點頭，就有幾個最關心的也都去往王家酒鋪打聽，吃王老漢一敷衍便各走去。山口原沒有多少人家，不消片刻全都走淨，偶然也有一兩人落後走過，師徒二人均知有老漢代為照料，見有外人必發暗號招呼，因此連鐵笛子也未留意。

旺子所居地勢頗高，門在王老漢旁邊，相隔約有兩三丈，中間一段地勢較低，積有一兩尺深的雨水，小溪也似流得正急，寬達四五尺。憑這師徒兩人的耳比如真有人縱過，休說鐵笛子，便是旺子也聽得出幾分，事前竟未絲毫警覺。

一聽門外有人接口，旺子方覺老漢走時說得好好，怎會來了外路人，沒聽他們招呼，同時聲才入耳，門外已有兩人走進，身上全都穿著一身油布雨衣，業已舊得褪了顏色，上面還補有巴，好似漆過幾次。頭上各有一個帽套，連臉也被遮住，看不清面目。

身材均不甚高，內中一個發話的人更瘦小。事出意外，待要詢問，鐵笛子業已上前，和矮的一個抱在一起，甚是親熱。另一人身材也頗瘦小，只比發話的略高半頭，忽指旺子笑道：「師兄，你這位令高足真個機警，你要不起身招呼，也許還要拿鏢打我們呢。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這娃兒倒還不差，就是喜歡螳臂當車，不管對方強弱，便和人家硬拼，我真代他擔心呢。」

旺子聞言，面上一紅，知道來人乃師父好友，心中驚喜，忙把手垂下，恭身行禮，方說：「旺子年幼無知，二位師叔不要見怪。」

已被另一人拉住，笑說：「我是說笑，你不要多心，我們也不拘這些禮節。倒是我和你飛叔老遠趕來，冒著風雨走了半夜，到一人家投宿，偏巧主人與我們三人相識，又是王老漢的好友，昨日夜裡聽老漢說過，知你被張家惡霸擒去，飛叔便要往救，是我將他攔住，說你師父在此，張家就是銅牆鐵壁也早救出。」

「本來不等天明就要趕來，又因那家苦苦挽留，又是一個窮苦土人，不便辜負他的好心，每人吃了一碗麥粥。天明上路，因正趕集，聽人談說昨夜張家好似出了點事，又一人說主人寬宏大量，所擒放羊娃業已逃走，老莊主憐他孤苦，已不再追究。」

「我二人先料你師父所為，心正好笑，忽然發現兩個賊黨向一土人打聽張家的事和你師父化裝以後的形貌，不料那些土人當中有好些都你師父朋友，故意說了一個亂七八糟。那賊聞言將信將疑，自往酒店買點心吃。我們業已探出來歷，恐被看出，沒有跟去，為此耽擱。」

「你飛叔此時腹中有點空虛，想吃點東西，可笑那老漢坐在席棚底下假裝望雨，一別多年，竟未認出，我們只朝他打了一個暗號便走進來，也許還不知道呢。我看他店中正在燒雞煮菜，酒客一個都無，必是想要款待你們。多年老友，無須客氣。再說，此時他也不應顯露形跡，你可到他那面把雞要兩隻來，隨便拿點吃的，讓你飛叔解一解饑。」

「有你師父在此，他決不會要錢，無須和他客氣。如問來了何人，可說你師父舊友，叫他不要過來。你去時也要留心，先看兩頭無人，再走過去。我已看好地勢，你這扇門開得甚巧，有樹遮避，雨下又大，不致被人看破，到底留心些好。我們不怕，老漢好容易洗手多年，無人得知，不要為了我們惹出事來，快去快回吧。」

旺子先就聽出那人語音清柔，像個女子，正在連聲應諾，來人已將背後小包放下，連雨衣兩套全數脫去，現出本來面目。看去二人年紀至多不過二十多光景，那帶女音的一個年紀好似更輕，像個美少年。

二人均穿著一身尋常布衣，但都那麼勻稱貼身，英姿颯爽，只管長途奔馳，面上不帶絲毫風塵之色。內中一個包裡甚是沉重，料是隨身兵器和換洗衣服包在一起，但又不大，每人身上還有一口短劍。剛看出身材稍高的好似女扮男裝，男子絕無這樣美秀。

暗忖：二位師叔這樣打扮，走到路上，如是晴天，豈不容易被人看破？聽完轉身要走，鐵笛子正和矮的一個說話，忽然喊住，笑說：「你真看不起老漢了，你兩夫婦想吃東西轉眼就到。外面雨大，何必罰他多跑一趟。再說，他頭一天拜師父，還未給二位師弟師妹引見呢。」

女的笑道：「我真糊塗，只圖方便，以為相隔不遠，忘了外面還在落雨。不過師兄也太心疼徒弟了。」

鐵笛子方答：「落雨還在其次，本來我有事要走，不料你夫妻這樣義氣，老遠得信便趕來了，我索性和你二位談上些時再作計較吧。」

說完，剛令旺子上前拜見，說：「這兩位是你師叔，你已入門，本不應該隱瞞，到底年幼，如知底細，恐其走口，故此我的真實姓名未對你說。二位師叔卻是無妨。我三人都是關中諸俠和俠尼花大師的門下，另外還有幾位不在此地，平日彼此意志不大相同，也難得見到。」

「只他二位和一位沈師叔連我四人久共患難，就是有事，每年也必見上一次。此是昔年你大師叔樂游子的門下，姓姜名飛，此是你姜二孀，也是你的師叔，乃昔年俠尼花明嫡傳弟子，姓萬名芳，早在三十年前便威震川湘和西南各省，夫妻雙俠之稱，快些上前見禮。」

旺子剛朝二人通名禮見，鐵笛子忽笑道：「我說來了不是？」跟著便見房門被人推開。門外立著男女兩人，正是王老漢的次子王萬山夫妻，各人身披蓑衣，頭戴斗笠，分捧大小兩個木盤，內中放著剛出鍋的雞和牛肉。

另外大盤蒸饅，還有一壇酒和各種用具。旺子喜呼：「二哥幾時回來的？」

萬山笑說：「你快將東西接過，免得我們週身水泥，鬧得你屋裡滿地狼藉。我奉老爺子之命，還有話和三位伯父說呢。」

鐵笛子等三人早同上前相助，把木盤接到屋裡，笑說：「難為你兩夫婦了。」

旺子便問：「今朝外面可有形跡可疑之人來此窺探？」

萬山笑答：「爹爹今早回去，便命我往相識人家傳話，山口內外的人家都是多年鄉鄰，和我父子極好情分，內有許多人家又都受過我大爺的好處，都代留心，因此無人尋你。張家傳出來的謠言雖多，賊黨似因大爺不好惹，業已訂好約會，風雨又大，樂得在張家享福做上客，因此從早起不曾看到一個生臉。」

「直到姜伯父伯母走來，初見面時還拿不準是誰，人去之後忽然想起，我大爺昔年武當山諸同門好友，只此三數人志同道合，往來親密。二位伯父身材又比常人稍矮，非是二位伯父不可。因他奉有大爺之命不便離開，此時外面雨大，再要不停也許還要漲水，使三位伯父又多操心呢。當初蓋這小房使用過心思，由我們旁門過來，就是有人也看不出。恰巧酒菜煮好，特地命我夫妻送點

過來，拜見三位伯父，請安求教。」

說時，王氏夫妻已將斗笠蓑衣脫掉，掛在屋簷下面，脫去鞋釘，由懷中取出一塊上刻虎頭和金彪二字的竹板，竹色業已年久通紅，到了屋中朝三人雙手一舉，正要拜倒，被三人攔住，笑說：「你爹爹真個太謙，如何把當年信符當了名帖，快些同坐講話。」

旺子見人坐定，便去關門。

萬芳笑說：「既是外面無人，前窗又被遮沒，多麼氣悶，開在那裡無妨。」

旺子應聲走回，昨夜吃剩的酒菜食物已早收拾乾淨。王媳說尚有事，禮見之後談不兩句，便將昨夜用剩之物取走。

鐵笛子便問：「外面還有什麼消息？」

萬山答說：「此時山口內外多是我們耳目，稍有信息必來通知，俱都無關緊要。內有兩家張家佃戶，因是多年舊人，他們兩個兒子早被張家要去，一做書童，一個做點雜事，比較別人有點照應，消息也頗靈通，但這兩家大人受苦多年，心中懷恨，只管近兩年來日子稍好，老覺張家是一群虎狼，常時勸告兩個兒子，令其留意，不可學同事惡奴的樣。

「仗著乃子勤謹能幹，雖因聽了父母之言不肯格外討好，沒有別的惡奴那樣當道，也頗得寵，昨夜的事全都知道。方才假裝看望兒子，背人打聽，說張錦元真有本事，本定至少要送萬兩黃金與二惡賊，才保得全家無事，不知怎的，一夜功夫竟將蘇、李二賊說動。

「將兩個收過房的美貌丫頭假裝姬妾出來陪酒，被二賊看中，美人計就此成功，結果連那最後所說的萬兩黃金也都免掉，並還用藥將狗子的傷醫好，只把兩個丫頭送與二賊了事。雙方還結了乾親，並在花園中備了幾間講究房子，以供二賊子隨時往來居住之用。

「天水那班號稱俠盜的刀客早就看中了張家財多，不是相隔太遠，雙方又有防備，虛實不知，已早下手。可是從去年起風聲越來越緊，這伙刀客本領頗高，隱藏深山之中，行蹤無定，官府拿他無可如何。見他不在本鄉打搶也就含糊過去，張家每日為此心神不安，曾用重禮請了好些武師保護。

「不料全是飯桶，昨夜被惡賊李文玉一個人全數制住，有三個武師的耳朵還被割去，恬不知恥，事後還拜李賊為師，算是掛名徒弟。張氏父子想起前事越發膽寒，本意就此拉攏，保全身家，沒想到二賊為色所迷，自願打消前念，結果只苦了那些削去耳朵、被打傷的武師惡奴，和被迫嫁與二老賊的兩個女子。

「她們原有父母家人，被張家立契時買斷，不許相見。本心收房得寵，或是日久生厭，改嫁出去，也許還能見到自己親人，這一嫁與比她們年紀長兩三倍的老賊巨盜，休說回家無望，將來事敗也許同受連累，真個可憐已極。

「狗子妻妾貪生怕死，先仗著美貌，任憑惡賊調戲，事過之後，推說此是保全丈夫全家，並想暗中行刺，與來賊同歸於盡。如今你們化仇為友，我們一是大家閨秀，另兩個也是好好人家出身，被人摟抱，週身亂摸，索性和他拼命也罷，如今卻是心跡難明，以後如何做人？二賊昨夜走後同聲哭罵，尋死覓活好幾次，最後連公婆帶丈夫一齊苦勸，非但不怪她們淫賤無恥，反說她們是捨身保家，深明大義。

「當時如其只顧一時虛名虛節，罵賊而死，豈不害了全家性命？何況你們從來端莊穩重，孝順翁婆，服侍丈夫，賢名在外，誰都知道。方才假裝向賊討好，我們早已看出，藏有深意。如非想要詐降行刺，當著全家上下那許多人，你們平日連丈夫當人說句笑話都要怕羞的人，怎會做得那樣過火？說出去人都不信。非但丈夫全家，以後對你只有感激，不會輕視，誰要再提方才之事便要他命。

「他們讀書人編了些話，自己騙自己，裝腔作態鬧了一陣。二賊一回，又是全家上前，想盡方法討好巴結，吃苦的是別人，就這三個女的仍是原樣未動，仗著老的心思巧妙，拿做官那一套去應付兩個惡賊，結果分文均未損失，二賊並還為他所利用，答應這裡事完，便往天水去尋刀客首領。

「說好便罷，說不好便由二賊為首，由張錦元出面，作為地方上的鄉團義勇，幫助官兵將那伙刀客除去。看起來，多麼厲害的惡賊還不如人家這些做過貪官的土豪劣紳有本事。休看人家手無縛雞之力，手段真高等語。我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，爹爹因見惡賊已與惡霸豪紳合成一流，事更可慮。

「雖料天晴以前對頭雖裝大方，不會前來擾鬧，也須防他一步。正想大爺人單，爹爹和小姪們本領又差，幫不了大忙，心中發愁，二位伯父忽然尋來，高興得了不得。自己不便離開，為表敬意，特命小姪投帖，以代親身拜見。現已藏好，外面無人，怎會洩漏？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鐵笛子忽然把手一搖，萬山人頗機警，立時住口，正要出探，被姜飛隨手拉住，笑道：「我這裡門戶大開，兩水正大，外面那位朋友何不進來談上兩句再走？」

旺子聽出口風不對，因師父搖手，不令出去，便由板牆縫中朝外窺探。剛瞥見王老漢坐在對面蘆棚邊上，面現怒容，剛剛立起，手中還拿有一物，面前黑影一閃，外面的人已應聲縱進。

旺子定睛一看，幾乎嚇了一跳。原來那人長得和旺子差不多高，生得又瘦又乾，皮膚漆黑，穿著一身黑色緊身短裝，身披一件又寬又短的皮斗篷，頭上帽子也是皮制，連人帶服裝通體皆黑，又是一雙天生紅眼突出向外，滴溜溜亂轉，走起路來跳跳蹦蹦，手舞足蹈，那皮斗篷只是一層單皮，與兩臂相連，隨同人手舞動起伏，油光水滑，形貌服裝無不奇特，看去像個大蝙蝠，又像一個猴子，簡直不像是人。剛一進門，便朝眾人笑道：「聽說鐵笛子在此，是哪一個？」

話未說完，鐵笛子已笑道：「你是昔年浙江天都峰冒充怪物，專門鬧鬼，欺壓善良的那個小野種麼？這便是鐵笛子，有什麼事你就說吧。」

小黑人聞言並不發怒，哈哈笑道：「我當昔年威震川湘的賽空空，現在改名鐵笛子的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怪人，原來是個鄉巴佬。憑你這樣也敢橫行江湖，專和我們作對？本來天明前蘇、李二兄與你約定，後日在玉泉崖頂相見，我無須乎來此，只為你的名望太大，一班無知之徒說得你那麼神奇，打算先來見識見識。

「誰知耳聞是虛，大失所望。我看像你這樣一個有名無實的玩意，也用不著費什大事，不必再等後日，你說個時辰，今日我先和你分個高下。這幾個無知後輩想必是你徒弟，如其不知厲害，同去送死，或是留在這裡，全都聽便，只叫那不知好歹的放羊頑童跟去好了。」

旺子見來人如此狂妄，早就激怒，因見師父坐在炕上，望著來人微笑，神態甚是從容，姜、萬二人一個從一開頭把來人叫破，便即起立，頭向後窗望兩，萬芳也湊了過去，夫妻二人並頭低語，由側面看去似在發笑，一任來人發狂，如無其事。

只王萬山和自己並坐板凳之上，來人才一進屋神情立顯緊張，連在暗中兩次拉手，意似對頭厲害，不令妄動。旺子聽到末句，實忍不住，剛開口喝得一個「你」字，猛瞥見小黑人一隻鳥爪般的怪手已朝師父揚起，看去人小，那手卻比常人要大得多，又瘦又薄，宛如一柄鐵抓，大有用武之意。

師父面容業已沉下，不禁恨到急處，手已伸入腰間，鏢剛取出，第二個字還未出口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耳聽哈哈一笑，微覺一股急風飄過，姜、萬二人同時回轉身來。姜飛笑問道：「你這小黑鬼認得我這無知後輩麼？」

話剛說完，來人本是趾高氣揚，目中無人，不知怎的，見了姜飛面容立變，獐聲怒喝：「原來你兩口子也在這裡，怪不得這廝如此驕狂，大模大樣。我自和你武夷山中一會，業已八年。本定三五年內尋你一分高下，先是有事耽擱，後又尋找你們不到，始終未見。今日巧遇，索性把昔年舊賬並作一起，來個了斷。姓鐵的有了靠山，你們人多，只好容你們多活兩天，後日天晴，再往玉泉崖拼個死活存亡便了。」

姜飛剛冷笑了一聲，沒有開口，旺子已被萬山拉住，來人一句話還未說完，鐵笛子已笑道：「不要臉的雜種，在我鐵二先生面前狂吹大氣，就這麼容易走麼？」聲隨手出，忽將右掌往前隔空打去。

那小黑人自見姜、萬二人，似知不妙，口中說話，人已退到門口，說完，剛兩臂一揮，呼的一聲身子立時扭轉，往外面飛身縱去，沒想到雙方同時發作，勢子都快，一個怕吃眼前虧，人大驕狂，不肯丟臉，只管腳底明白，想要下台，一面仍想交代兩句過場再走，滿擬練就一身絕頂輕功，身具異秉，動作如飛，說完一走便可了事，不料對方比他更快。

他這裡剛一轉身，對方掌已發出，只聽呼的一聲，凌空打出老遠，總算武功高強，雖中了一劈空掌，人卻落在水溝對面，不曾跌倒。旺子畢竟功力太差，無什見識，不知敵人業已吃虧，見師父掌風又勁又急，敵人縱得甚快，業已起在空中，也不知打中沒有，微聞哼的一聲，人便輕悄悄落向對岸。

想起來人可惡，心中有氣，不假思索揚手就是一鏢。小黑人也是該當晦氣，只顧防備三個勁敵，怒火頭上，為想回罵兩句，陰溝裡翻船，竟被打中。雖未受什大傷，但是旺子年紀雖輕，所用的鏢也是高明傳授，力猛勢急，這一鏢竟在左肩腫硬骨之上，鏢尖鋒利，傷勢不重，卻將皮衣刺穿，劃破一洞。

小黑人連番失利，越發急怒攻心，一看鏢是旺子所發，剛罵得一聲「無知小狗也敢欺人」，伸手似想拾鏢，緊跟著一股急風帶著一條人影衝門而出，正是鐵笛子飛身追來，忙將身子往旁一閃，厲聲大喝：「你們倚仗人多，此時便去玉泉崖頂一拼也可。」

鐵笛子也不理他，先將滾落泥水中的鋼鏢拾起，微笑說道：「二先生今日良友重逢，還要敘闊，天明前業與蘇、李二賊約定，如何說了不算？此是你們卑鄙無恥，約好日期，以為你有些鬼門鬼道，又來試探強弱虛假，自找沒趣，方才那一掌和這一鏢只是我師徒憤你驕狂，給蘇、李二賊帶個信號回去，誰還與你一般見識。

「歸告同黨諸賊，說我二先生本定他來一千一萬也是我一人和他相對，不料來了朋友，我雖不知底細，也許還不止他夫妻兩位。我雖不是存心，事前原曾說過叫他約人的話，休說朋友好意，除暴安良也是我輩中人分內之事，無論是誰，遇上都決不肯放手。

「此是公眾的事，其勢自不能拒絕別人相助，但照眼前形勢，憑你們幾個毛賊狗盜後日一個打不過，再想說上許多無恥的話取巧逃走，便我答應，別人也辦不到。

「我和你雖是初遇，蘇、李二賊卻在我手上逃生過好幾次，再想逃走，就他臉厚如山，不怕丟人，我再放他逃走，也太不好意思了。這兩天，就是日內天晴路也難走，再要發動山水，更有些討厭。發水之後也許我還有事，無暇與人私鬥，最好叫他日子推後一點，多約點孤群狗黨，索性等兩住後再約日期，只不漲水，隨便哪一天都可。

「你們還無須乎費事，隨便派上一人往玉泉崖頂洞中留下一信，當日我必有回復。這裡雖是我徒弟所居，不久便要他去，莫要尋我師徒不到又說廢話。如發山水，至少要過中秋才有准信，索性定在重陽節登高一會更是從容。他要不同意改，只在張家門首掛上一盞紅燈，不必再等後日，今夜我們便往尋他好了。」

小黑人聞言，停了一停，獰笑道：「聽蘇、李二兄說，當初本定重陽節前相會，因未約定准日，恰巧近日空閒，提前來此，沒料剛到你便在此。心想，你只一個人，用不著再約別的朋友，你們既約有幫手，事情又當別論。本來光棍打光棍，一頓還一頓，誰都有個高親貴友，何況雙方都是多年深仇，誰的情面寬，只管隨便。

「我先因李三哥說你太狂，又聽民間傳說，你簡直是個飛仙劍俠，早想見識見識。偏巧八年前離開武夷，一直隱居兩廣深山之中，始終沒有機緣與你相遇，打算看看你到底是什人物，你卻倚仗有了靠山，欺人太甚，這一掌一鏢之仇，只有三寸氣在，決不甘休！你的話說得倒也光棍，既是你們人多，無須再和蘇、李二兄商計，我便代他做主，準定重陽節相見。

「我還給你一個便宜，用鏢暗算我的小狗是你徒弟，我雖不曾被他打傷絲毫，我這件皮衣乃深海裡魚皮製成，最是珍貴，被小狗打穿一洞。照我平日規矩，無論何人，對我稍微無禮，必殺無赦。他倚仗是你的徒弟，這樣猖狂，萬容他不得，非我親手將他撕裂不能消恨！他將張家兒子撞傷，被擒牢內，半夜逃走，不是蘇、李二兄，對方法不甘休。

「他占了便宜還要賣乖，實在可恨。因我對於仇敵向例親自下手，從不要外人干預，在重陽節前你師徒只管放心，有我黑老做主，決不許張家和別人有什舉動。聽說玉泉崖太遠，道路又被山水沖斷，中間裡許長一段水深丈許，不知何日才退。事情就此定准，萬一蘇、李二兄有什話說，信便送到此地，省得往遠裡跑，路不好走。那崖太高，常人也無法上去，你看如何？」

姜、萬二人本來同立門口，望著小黑人發笑。姜飛幾次想要上前，均被萬芳拉住，直到對方把話說完，鐵笛子剛答「由你」二字，萬芳忽將姜飛一推，輕輕一縱便到小黑人所立大樹之下，戟指笑道：「你這黑小鬼再發狂言，我沒和你訂什麼約，那就不客氣了。

「你八年前在武夷山頂被我夫妻打敗，還死了兩個同黨，曾說至多三四年必要將我夫婦撕裂而死，隔了八年並無音信。今春才聽人說，你因在武夷慘敗，同黨傷亡殆盡，立足不住，竄往兩廣，後又逃往五指山中，專一欺壓那些黎人。

「正想這裡事完前往尋你，沒想到在此不期而遇。只當助紂為虐，真有多大本領，原來仍是從前伎倆，就你這樣也敢欺人？有本領先報當年之仇再說。方才那一掌如覺不夠受用，可要我再找補一下？」

黑人好似膽怯，獰笑怒答：「賤婢廢話少說，此時彼此不知深淺，你們人多，我以前是你敗軍之將，決不含糊。在未和你們正式交手以前，你黑老爺認輸如何？」說罷回身要走。

萬芳聽他口出不遜，大怒喝道：「野種休走！」說罷回手往腰間一拔，一枝三折鉤連槍立時抖直。

小黑人早防到這一著，業已接連幾縱，蠟蜒點水晃眼就是好幾丈，那連在身上的黑斗篷隨同兩臂顫動，宛如一隻大鳥凌空飛翔，動作本極輕快，又因方才吃了一劈空掌，知道厲害，惟恐又受敵人打擊，縱時不住迴翔轉折，將頭回顧，黑翼凌空，分外顯得輕巧好看。

黑老縱到斜對面高坡之上，回顧敵人不曾出手，萬芳已被鐵笛子止住勸了回去，手指自己正在說笑，知被看輕，惡狠狠手指眾人這面怒嘯了兩聲，方始往山口外連縱帶跳如飛馳去。

旺子笑道：「這野種長得活鬼一樣，又像猴子，又像蝙蝠，他那吼聲比狼嗥還難聽，哪裡像人？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姜飛正埋怨萬芳不讓他上前，自己卻縱將出去，鬧得一頭雨水，這是何苦，聞言接口笑答：「你這小孩真不知深淺，如何不聽招呼便先出手。沒有我們在此，你這條小命就保不住了。你師父劈空掌多麼厲害，何況相隔這近，對頭人又凌空，如換別人，早已臟腑皆裂，他卻只往前沖了一衝，輕輕落在地上，連身子都未搖晃，這等功力豈是常人所能抵敵。

「你那一鏢也真打得巧，他那最寶貴的魚皮飛篷竟被打穿一洞。這廝名叫黑老，原是人與山中大猿交配而生，生具異稟，又拜在一個異派能手門下，本領甚高。自來沒有名姓，其師先叫他小黑，後來年長，在外為惡，自家改稱黑老。休看人小，年紀少說也在半百以上。

「天性兇殘，殺人甚多，專講手抓撕裂。年前在武夷山中，我二人與之相遇，還有兩個同黨，也都兇惡已極。我和你二孀不是仗有師傳獨門兵器如意鎖心輪和一口寶劍，想要全勝，照著彼時功力都未必能有把握。

「為了這廝心狠手黑，特意為他尋一老前輩苦練了兩年三元圖解，準備等他上門送死。初意第三年終不免一場惡鬥，這廝想是探知我二人的來歷，知非敵手，二次相遇不勝必死，始終沒有尋來。為了惡名遠播，遭此慘敗，自覺無顏立足，隱往海南五指山中，常在兩廣為惡，形跡均極隱秘，今年方始聽人說起他的下落。

「既敢來此助紂為虐，必有幾分自信。方才我聽出門外樹枝微響，同時瞥見老漢朝我打手勢，料知來了勁敵，還沒想到是他。後來看出，多年不見，還拿不准他深淺，故意避往後窗，暗中準備，先由你師父和他交談。本意只想取笑，還不想當時相對。

「因其說話太狂，才忍不住，剛剛回身，不料這廝竟是知機，立時收風退縮。你師父自然容他不得，先給他嘗了一點味道，看神氣，這廝只是昔年受創太重，存有戒心，又見我弟兄三人在此，惟恐三打一，越發有些膽怯情虛，倉皇退去。這一掌未將他打倒，可見功力比前大進，已非昔年。」

「他和老鬼蘇五一樣，陰狠歹毒，不是斷定全勝，當時情願吃點小虧，事後報復更加慘酷。你不該打他這一鏢，他那魚皮斗篷最是珍貴，本來刀斧不傷，不知怎會被你打穿一洞。此鏢哪裡來的，如此鋒利？」

鐵笛子接口笑道：「此鏢乃老漢所贈，原是百鍊精鋼，並還雜有寒鐵金精在內，能穿兩三層鐵板，上面還有老漢昔年仗以成名的標記，想是喜愛旺子太甚，送了幾枝與他，要不是恐怕落在黑老手內，看出來歷，我也不會搶先去拾了。」

萬山笑道：「此鏢多年不用，爹爹恐兄弟膽大，山中遇險，贈了七枝，上面雖有昔年標記，話早教好，就被外人發現也不妨事。」

姜飛笑道：「原來此是老漢昔年成名之物，這就莫怪了。旺子今日樹此強敵，以後真要隨時留意呢。」

萬芳氣道：「這野種小黑鬼，莫非真不要臉。方才我問他八年前所發狂言還未做到，如何又要與一小孩結仇，動不動便說用他那雙腳爪把人活活撕裂，真個無恥該死，我決容他不得！旺子不必在意，日內我就尋他，是好的，先把我夫妻這兩個仇人撕裂再說。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師妹何必和野種一般見識。旺子也實膽大無知，以後不奉師命不許隨便出手。今日雖和這野種結仇，這廝向來自大，師妹方才的話雖未說完他便先逃，光棍一點就透，在未和我們交手以前，決不至於單尋旺子作對。我先還打算叫旺子獨居玉泉崖山洞，你們二位一來我已變計。」

「他雖無須隨同出敵，除卻動手那天，早晚都有人和他一起，不足為慮。倒是他昨日吃了一點苦頭，一夜未睡，我們三人索性換了裝束，把形貌變過，去往王家暢飲幾杯，午後我再出去一趟，讓旺子睡上半日，等我回來再打主意離開此地，就便試試對頭如有人來，能否看出我們形跡，師妹你說可好？」

萬芳笑道：「師兄如何專問我一人？我已半老的人，莫非還是當年愛好看的脾氣，怕你把我變成醜八怪麼？自從那年用了你的易容丸少卻許多煩擾，你二弟童心未退，恨不能每次出門都變一個樣子，一點不知愛惜。」

「本已剩下不多，去年我們分手之後，沈大哥又尋了來，他向來不肯用這東西的人，為了一事不便露他本來形貌，剩下一點全被討去，我們沒有用的，才現本來面目，並非不得已。這次尋你，一半為的是討藥，後聽傳言蘇、李二賊公然到處聲言要和師兄拼命，又由土人口中問出你的蹤跡，方始連夜趕來。以前兩次相遇都在山中，故沒有用，哪是怕難看呢。」

姜飛笑道：「你弟妹說我童心未退，她也五十二三歲的人，還是當年天真，每次出門用藥最多。有一次還裝成一個麻子，再加上白癩風，朋友相遇全認不出，多半笑得肚痛。她還得意非常，隔兩三天變一副醜態，卻專說我一人。」

萬芳嘆道：「我最恨你無論見了什人，老是把瘦子弟妹掛在口上，哪怕多年老友也改不掉，好像不這樣說，人家便忘記我是你的老婆，特為提醒似的。我們師長都有極深淵源，雖不同師，無異同門，你更是我們的老大哥，又是先進師兄，至交至友，對你叫我師妹多麼大方，為要一句一個弟妹，平日口口聲聲男女一樣，對我尊重，說起話來我彷彿成了他一人所有，莫非那藥他就沒有糟蹋？」

旺子見二人生得那麼年輕俊美，爭論起來更和平常小夫妻拌嘴一樣，及聽年已五旬以外，方自驚奇。

鐵笛子已哈哈笑道：「你兩夫妻年已半百，如何還是當年新婚不久情景？看你們這樣親密，我這一生未享家庭之樂的人真羨慕極了，閒話少說，我這次易容丸帶得最多，並還各式皆備，照我方法，什麼醜態都變得出，只要像你們這樣好看辦不到罷了。被小黑鬼一鬧，酒菜一點未用，索性送到對面去吃，換了容貌過去，作為酒客方便得多。」

萬山在旁忙起應諾，端了先送來的酒菜，先往對面走去。

鐵笛子隨由腰間解下一個革囊，倒出二三十個小鐵匣，內裡放有各式各色大小丹丸，外面注明用法，令旺子取來清水，各取一粒，分別用小杯裝上，加水化開，取出毛筆，照著姜、萬二人心意塗向臉上。鐵笛子再從頭頸底下拈著一點薄皮往上一揭，先現出本來面目，也將藥水塗上。

旺子這才看出師父面上蒙有一片薄皮，那面具其薄如紙，不知何物所制，非但巧奪天工，竟連五官七竅一齊蒙住，一直套向頭頸，連眼皮都是嚴絲合縫，不是眼見說也不信。再看師父本相，仍是貌不驚人，只是圓臉變成長方，眉毛口鼻好些不同，就這樣一層薄皮簡直把人變作兩副形貌，決不相同。

因聽師父說，化裝容易，只這副特製面具難戴，要費許多時候，格外細心，才不致被人看出。並說，這類面具共有好幾副，有的還生著一部絡腮鬍子，顏色也各不同。正聽得有趣，意欲一試，沒敢出口，忽聽身後笑聲，回頭一看，不禁驚奇，忍不住也笑將起來。

原來就這一會功夫，姜飛變成一個滿臉皺紋、生有酒痣的老頭，頭髮也被染成花白，看去不過年老，還不怎樣。萬芳卻被變成一個中年醜婦，臉上紫一塊，黑一塊，一雙妙目也成了一大一小，面上還生看好些瘰癧，除一口皓齒未變外，人已醜怪到了極點，無論如何想不到這便是方才一個容光照人的美婦。

再看師父藥塗得並不多，輕輕幾筆人卻大為改變，不是二人貌醜，如非親眼得見決認不出。